

景明刻本子

彙

十一



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讐中子華子書
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
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
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為
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
傳記之書性闔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
自號程子名稱藉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郟歎曰天下
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
聘以為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為作臨

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
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
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
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
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
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
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
父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速禍日以權譎
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答卒以不遇可
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卷上

樸家

晉人程本著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

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樓三陰之正氣於
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樓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
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
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
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
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
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
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
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
是以坎離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

不窮陽之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之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同焱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臟腑肝膈

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齋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

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

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
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
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
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
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
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
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
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
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僞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
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

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
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
作爲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
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
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
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
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
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
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
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

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
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
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
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
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
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
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
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
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
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

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
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
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
頃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
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
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
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
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
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
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

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
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
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
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郟子以達于禮聞于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郟子焉
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
搖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黻黼文
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
陸有纒罝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
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郟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

之也。邾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庸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邾，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

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物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蚤息以相薄也龐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宙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

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怒以譌僞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子華子居於苾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

寡大夫之使使下臣敬脩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
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
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畜之故而適
抱薪黹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
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
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
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
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
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
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

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膏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郟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澨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爲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

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敝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莢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大察矣子華

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韞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韞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

寘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
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
使使者于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
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
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扃於所甘士
扃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
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
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
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
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

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
溝隤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
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
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
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
樵蘇之弗繼糊其頤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
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
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

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昏愒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焚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水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譚譚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

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爲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囂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扃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

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
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
其弗及也悲夫石碯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
國而拒蒯賸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
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魯
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并忽或作
忍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
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敦敗人紀消亡結轍
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
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

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

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爲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

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賊寇之寇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寇毀則則爲賊夫穿垣竇發鑄鑰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權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

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
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
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
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浚而下控諸群荆廣
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
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
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
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侯天下賴其仁兵
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光賁於
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

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于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仇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

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
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
方嚴而不剋其事主也齊戒被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
學而強記耻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
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
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
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
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柝而鼎
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頽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
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

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裹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

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
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薄敬守其
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
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
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
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
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
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
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
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

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竒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圉日以扞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

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
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
知公上之有恚心也造爲訶謠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
也冕旒清晨位寧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
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
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
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群
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
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䟽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
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

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

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
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
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
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
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
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
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
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

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梗柎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顏嶇崕之區抉剔之掎摭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鼉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

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
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
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
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恠
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
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
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于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
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
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爲敵
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

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
徒恃其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
觝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
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
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俱疋蹙聚而爲
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
恠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
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
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
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

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眵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慍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瞑有所志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爲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囂囂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蜮日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

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
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
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
爲善以聚斂爲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鬧市
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
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
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
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
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
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

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况於單族
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惕而恫
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
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
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
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拚人之聰明。自以爲
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夫豈不爲
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
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柰何。子華子曰：夫

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纒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

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量然且龜卜筮著以爲
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
量尺石以爲噐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
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
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
度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
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
其福美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美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
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

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
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
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
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
况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
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
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上

子華子卷下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群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䟽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

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以有逸焉必不容矣
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
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
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
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
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
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
也媵媵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小人之
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
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

隳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也日往而月易
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
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
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
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
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愿
而從法䟽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蓋氣伏息災
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懽此非治象而
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野荒而

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
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
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
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
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
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
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媿媿
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
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廐無
走馬矣猶之售王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

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
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
爲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
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
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
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
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
而齏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樵萃也甚矣所
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於
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聲歎而

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
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
有罪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
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
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上階爲陋而有虞氏
林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
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
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滴嗇其所以出而謹節
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

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
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
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
人之家計口然后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
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
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
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
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
階塗糝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
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遽如神明之居輯五

瑞以見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
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
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
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
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
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
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
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
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畹之經入而土
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

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
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
而圉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
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
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
不敢以論約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
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
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

矣何以言之朱明長嬴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
以擎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
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
盡而况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
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
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
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
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
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
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

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
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
也惟其測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
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
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
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
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恍而有所
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
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

宕或作

坦有足者斯踐之矣

夫何故平故也恢濶濛濛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五
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
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閔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
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
平之至也心胷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嶽嶇太行
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
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
革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喑喘怖作狂積憂損
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

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
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
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庠者隆之因虧者
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
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庠以無形故無
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革
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
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

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數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爲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
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
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
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
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
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包漭天之
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
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
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

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
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
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
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爲慈如心爲恕非其心也
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
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思或作由
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由之由味
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由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由油
穀由是以登也雲之由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由心

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畀稟受而不加貧醜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

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
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叅乎其前也攬足窘行去而
違之玄矐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
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
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于抵而銳其
神狷東而無當人之樸慥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
肺磴訇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濶踈而無法人之
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

伏而不發人之媵媵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一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美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俱首則見

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留行
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脩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
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
壁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
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
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
績拱猱狁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
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
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

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
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窳也而醜
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
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
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慤壯長
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
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
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
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
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
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
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
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
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
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
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
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
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
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

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怛乎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榦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䟽

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爲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
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
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
其府源流出出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
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
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員曲折湛於所遇
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磬匄淙射湛
於所闕而響易矣洄洑激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
醖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

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秦牢之養爾彼其視澧

液甘露也。眀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壤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

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后世之人主
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
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
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
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
郊廟錯采續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
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眀澮之
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
也乃始矜跂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
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塞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
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腑藏
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窾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
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
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
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
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䟽淪焉夫是之謂藥
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北宮意
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
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

為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
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為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
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
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
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
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
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
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
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
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

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
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
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后成人
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
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
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
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
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
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
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

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湯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部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

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
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
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
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
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巳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
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
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
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
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燠之土以溥之木以
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

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
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
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
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
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
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
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
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
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
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

無待於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爲藥不以物
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
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
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
脩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
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
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
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

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踴踴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夫機栝存乎中而群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悟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緇負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痾夏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

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
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
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
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
有甚滑稽而難持者文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洩
焉以逝非捉園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
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
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郭
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

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豨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

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玃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愖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

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媮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穿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楛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鷄喑於時

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鼯吟而鼯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允允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灌溉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芬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

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苓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

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壤斷不吾
間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
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
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
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覲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
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邦
鄆脩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
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噐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
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

玉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
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
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
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先大夫宣主之棄
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
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
簡主而趙則直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
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
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

其成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
惟是窳窳之事吾之所以后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釐
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脩乃若爾會
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
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按子華子書首載劉向校定序而藝文志乃無此目
隋唐及宋志悉無吳兢李淑二家書目亦不載必後
世文士依托也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
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于模
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原其所自祇因家

語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意必當時賢者遂
造爲此書以傳合之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二人
皆居越多作贗書然又恐非所及據此則書之假託
審矣然其文辭論議時有可觀固詞林之所必錄也
丁丑夏日志

子華子卷下

子彙第十冊